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十四上

元 王天與 撰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漢孔氏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唐孔氏曰鄭玄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商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開甲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五遷說見下文陳氏曰治猶後世言治所謂建都也唐孔氏曰序先亳後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鄭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雖兼號爲殷而商名不改○漢孔氏曰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林氏曰

耿地沃饒易以致富富家巨室安之而閭閻之民則困於蕩析離居盤庚之遷蓋小民之利而富家之所不欲故唱爲浮言以搖動小民之情故民咨胥怨也○唐孔氏曰史叙其事作盤庚三

# 盤庚

漢孔氏曰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唐孔氏曰左傳引爲盤庚之誥則此篇誥辭也○蔡氏曰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爲一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

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蔡氏曰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漢孔氏曰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漢孔氏曰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陳氏曰感憂也。林氏曰籲呼也。與無辜籲天之籲同。矢與臯陶矢厥謨夫子矢之之矢同。蔡氏曰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漢孔氏曰我王祖乙居耿言祖乙已居於此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蔡氏曰曰盤庚之言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

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漢孔氏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于龜以徙曰其如我所行林氏曰古之立國必以卜決之如繇之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衛文公楚邱之遷亦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蓋凡卜筮之事無如遷都之重也。○漢孔氏曰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唐孔氏曰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總謂成湯至祖乙也鄭氏曰恪敬也漢孔氏曰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徃居亳凡五徙國都唐孔氏曰此言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鄩相耿四處而已唐陸氏曰馬云五邦商邱亳鄩相耿也

按漢孔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下註云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如此則五遷之說馬氏指定自當

○漢孔氏曰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  
天將絕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陳氏曰罔  
知斷命猶言未知死所○漢孔氏曰言今往遷都更  
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蔡氏曰由古文作  
𣎵木生條也唐陸氏曰蘖本又作枿馬云顛木而肄  
生曰枿王氏曰蘖萌也○漢孔氏曰言天其長我命  
於此新邑不可不徙○漢孔氏曰言我徙欲如此陳  
氏曰紹者繼於後也復者返於初也業統業也○陳  
氏曰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者盤庚圖遷之本意  
也○漢孔氏曰數教也用常故事正其法度言無有  
敢伏絕小人之欲箴規上者袁氏曰數字見盤庚委  
曲忠厚之意林氏曰由自也耿地渦鹵而饒不利小  
民而利於巨室巨室扇浮言以鼓惑小民故民咨怨  
不樂遷而利害之實亂矣其間有欲遷者又爲在位  
者所沮盤庚推其受病之處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  
令常其故事正其法度蓋先王遷都有故事法度也

馬氏曰法度猶言格式小人小民也新安王氏曰箴如箴之治病諫戒之言也蘇氏曰矇誦工諫士傳言庶人謗于市此先王之舊典正法也今民敢相聚怨誹疑當立新法行權政以一切之威治之盤庚仁人也其下教于民者乃以常舊事而已言不造新令也以正法度而已言不立權政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者憂百官有司逆探其意而禁民言也盤庚遷而殷復興用此道歟○漢孔氏曰衆羣臣以下林氏曰使臣民皆至于外庭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

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  
火子亦拙謀作乃逸

陳氏曰此章以先王之事諭之。王氏曰凡言若曰者或史官述其旨而代作非其自言或史撮其大意而刪潤之非其本言。漢孔氏曰告汝以法教唐孔氏曰已下多責臣之辭。漢孔氏曰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鄭氏曰猷謀也林氏曰天下利害本不難知人惟蔽於私利害之實始亂故先告以黜私心則不爲物欲所蔽而利害明矣王氏曰無傲戒之以無違王命無從康戒之以無苟安其故處陳氏曰羣臣不遷其病根在此二者

按盤庚警悟人心其言自是斟酌淺深傲上從康大略言其病證耳人心稍服之後故具貝玉總貨



寶之云始痛說病根蓋浚恒求  
深之戒雖君之語臣尚難以驟

○漢孔氏曰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唐孔氏  
曰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所指斥者皆謂成湯已來  
諸賢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云古我  
先王謂先世賢王此旣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修王  
用丕欽蒙上之文不言先省文也蔡氏曰舊人者世  
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  
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漢孔氏曰王布  
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鄭氏曰匿隱指意也○  
漢孔氏曰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言逸過也民用  
大變從化○蘇氏曰不仁者鄙慢其民曰民可與樂  
成難與慮始故爲一切之政若雷霆鬼神然使民不  
知其所從出其肯敷心腹腎腸以與民謀哉今吾布  
告民以所修之政無所隱匿是大敬民也言之必可  
行無過言也民是以信而變從我也○漢孔氏曰聒

聒無知之貌起信險僞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唐孔氏曰鄭玄云聒讀如聒耳之聒王氏曰不夷之謂險不衷之謂膚呂氏曰造險膚者諸臣也盤庚不以此待之但謂其所以聒聒者起於輕信險膚之人耳此忠厚之至者也

按此數語皆形容浮言意聒聒如譏譏險謂傾覆膚謂蹇淺訟謂紛爭也起信之說呂氏頗優

○漢孔氏曰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舍惡德但不畏懼我耳陳氏曰舍謂舍藏不能布宣我之德意也惕畏也○漢孔氏曰我視汝情如視火我不威脅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林氏曰羣臣肆爲浮言我不於始萌之時遏絕今乃至於無所忌憚使舉國怨咨是我於汝譬如火焉不於始焚之時撲滅之乃坐視其然遂至延蔓是我之拙謀成汝之過也呂氏曰盤庚非悔其初不用刑亦非自今以往將以刑

加之止欲感動其心如父母於子訓誨之際  
謂今日如是乃我縱汝所致其恩意爲如何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

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於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陳氏曰此總告以遷之利。漢孔氏曰紊亂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鄭氏曰網罟綱大繩所以屬網條條理力勤也唐孔氏曰稼穡相對而言則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穡秋成之名得爲耕穫總稱陳氏曰秋者物成之時王氏曰網在綱申前無傲之戒農服田申前無從康之戒。漢孔氏曰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于民至於婚姻僚友則我乃大敢言汝有積德之臣陳氏曰盤庚三篇雖禍福利害備陳而所以滌其昏者惟在於治其心耳故黜乃心再

見於首篇永肩一心斷斷於終篇之末不宣乃心迂乃心不暨予同心汝有戕則在乃心各設中于乃心又條見於中篇反覆之詳如此蘇氏曰商之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爲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施實德于汝民與汝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夏氏曰所謂積德蓋先王之時爾先正之臣率民以遷以施實德今汝又能率民以遷則是有積世之德在民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旣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憊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

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  
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  
非予有咎

陳氏曰此申戒以不遷之害。漢孔氏曰戎大昏彊  
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  
農苟自安逸不彊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朱子  
曰毒禍患畝壟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  
圓重稷亦穀一名稯似黍而小或云粟也林氏曰盤  
庚必以農爲言蓋耿地沃饒近利民習奢侈久矣人  
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盤庚將之亳殷負山阻  
險非勤則不能生生昔公父文伯之母言聖人之處  
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能長王天下  
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

惡心生盤庚之意在此張衡西京賦云盤庚作誥率民以苦真得盤庚之意○漢孔氏曰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蘇氏曰吉善也百姓說見堯典○漢孔氏曰言汝不相率共徙是爲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張氏曰毒曰自生敗禍姦宄曰自災言非自外來無不由已求之○漢孔氏曰羣臣不欲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徒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鄭氏曰先猶言倡率也陳氏曰恫者人所求去汝乃奉而養之猶安其危利其菑謂養惡不改也○漢孔氏曰言儉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蔡氏曰相視儉民小人之制宰制也○漢孔氏曰責其不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徙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陳氏曰浮言虛浮不根不實之言恐嚇沈陷衆民三山陳氏曰盤庚之遷使不欲遷者以告將遂中輟乎曰可否相濟君臣之

常使其告也。尚得而開諭之。今不告盤庚而扇浮言則非矣。○漢孔氏曰：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絕之。鄭氏曰：燎，焚嚮望撲擊也。林氏曰：旣云「予若觀火」，又云「若火之燎于原，皆終始相顧以盡其義」。○漢孔氏曰：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唐陸氏曰：靖，馬云安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陳氏曰：此以恩舊感動之。○漢孔氏曰：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新。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

舊人用新器我所以從老成之言而遷新邑蔡氏曰  
盤庚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成  
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耳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  
人爲老人又何侮老成人之有○漢孔氏曰言古之  
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  
之罰脅汝乎蘇氏曰我先王與汝父祖同其勞逸我  
其敢動用非法之罰於其子孫乎○漢孔氏曰選數  
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古  
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  
善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  
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唐孔氏曰周禮大享伯祭  
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先王  
謂天子祭宗廟也蔡氏曰前言胥及逸勤則曰乃祖  
乃父此言與享止曰爾祖蓋逸勤則不止一人配享  
則非有功之祖不與蘇氏曰王言吾固欲選用功臣  
之子孫然爾祖與先王同享于廟能作福作災者吾



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於其子孫也○三山陳氏曰此見盤庚賞罰並用既不敢用非理之罰又不敢用非德之賞盤庚之心惟有大公至正而已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陳氏曰此以賞罰終之○漢孔氏曰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乃善蔡氏曰遷固非

易事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  
○漢孔氏曰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徙則孤  
幼受害是弱易之蔡氏曰弱少之也蘇氏曰孤有幼  
猶言孤與幼張氏曰觀此則不肯遷者特新進羣臣  
上非老成下非孤幼之罪也○漢孔氏曰盤庚勅臣  
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漢  
孔氏曰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  
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爲善唐孔氏曰此二句相  
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宜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  
言用刑下言賞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  
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  
常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漢孔氏曰有  
善則衆人之功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罪已之義○  
漢孔氏曰致我誠告汝衆蔡氏曰致告者使各相告  
戒呂氏曰盤庚所告惟在庭之人在外容有未知者  
故欲其轉遍相告○漢孔氏曰奉其職事正齊其位

以法度居汝口陳氏曰自今至于後日汝當舍其舊而新是圖前日之愆置之勿論矣孫氏曰恭事則無傲上齊位則無從康度口則無浮言三者盤庚深戒也○漢孔氏曰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呂氏曰盤庚本無刑人之意恐人見其勤懇以爲不能用刑故露此意使知之盤庚一書前半篇涵養寬大如此後半篇嚴厲森肅如此於言辭反覆抑揚之中當知其有德量有恩意有措置其含洪包容者德量也其反覆訓誥者恩意也其規畫纖悉者措置也

尚書纂傳卷十四上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十四中

元 王天與 撰

盤庚中第十

商書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唐孔氏曰史叙其事以爲盤庚發誥之目。○漢孔氏曰爲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林氏曰作猶行也詩言與子偕作與子偕行行與作一也陳氏曰水行曰涉耿在河北亳在河南故盤庚涉河而南以民遷。○漢孔氏曰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誠於衆唐陸氏曰話馬云告也言也亶誠也蔡氏曰亶誠實無

妄之謂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  
曉之盤庚之仁也○漢孔氏曰造至也衆皆至王庭  
無褻慢呂氏曰王庭乃道路中行宮如周禮掌次○  
漢孔氏曰升進命使前呂氏曰朝廷班列公卿前大  
夫士後民又後盤庚急  
於告民故升進而告之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  
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  
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  
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  
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陳氏曰此言當遷之理○呂氏曰當洗心滌慮以聽我言不可怠荒以失我命命即言也○漢孔氏曰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陳氏曰保愛護鮮少言無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感民亦憂其憂也蘇氏曰古者謂過爲浮浮之言勝也承民故民保衛其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漢孔氏曰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林氏曰仲丁河亶甲等書雖亡不見其所以遷之故以此推之則皆迫於禍災有不得已者○漢孔氏曰其所爲視民有利則用徙莆田劉氏曰厥攸作猶前言盤庚作張氏曰利者利於居處利於穿汲利於耕稼利於往來利於薪穫之類○漢孔氏曰古后先王之聞謂遷事○漢孔氏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

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於殃罰。○漢孔氏曰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衆故大從其志而徙之。蘇氏曰予所以召呼懷來新邑之人者亦惟以汝故也。將使汝久居而安以大從爾志。林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此真從衆也。○漢孔氏曰試用應氏曰試云者籌之雖已熟而不敢爲自必之辭也。王氏曰以遷爲安定厥邦則知不遷必有危而不安亂而不定厥邦也。○莆田劉氏曰思患豫防君之遠慮安土懷居民之淺見毫邑之遷臨以君令孰敢不從而盤庚不然曰天時曰大虐謂天時當遷非人所能爲也。曰古我前后曰古后之聞謂先王嘗遷非自我作古也。曰先王不懷雖先王不思此土矣。曰視民利用遷曰惟喜康共蓋欲利汝非以害汝欲汝安且樂非欲汝勞且怨也。曰惟民之承曰承汝曰惟汝故曰丕從厥志皆屈已以順民非彊民以從已也。古者行利民之政尚

恐人情之疑信必耳提面命使之洞曉後世爲咈民  
之事不顧人情之違順但威驅勢迫劫以必從嗚呼  
此盤庚所以爲賢王也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  
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  
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  
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  
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迂續乃命于天子豈  
汝威用奉畜汝衆



陳氏曰此言不遷之害。○漢孔氏曰所困不順上命蘇氏曰困病也汝不憂我心之病者。○漢孔氏曰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漢孔氏曰鞠窮也言汝爲臣不忠自取窮苦張氏曰自鞠自苦與自生毒自災于厥身同意。○漢孔氏曰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袁氏曰正涉河故指舟爲喻唐孔氏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曰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爲穢之氣也。○漢孔氏曰汝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呂氏曰屬聯屬也民當是時已漸知信惟其信盤庚之心與安土重遷之心二者交戰於是信盤庚之心不相聯屬故告汝若不聯屬此忧心惟相胥沈溺於水患矣蘇氏曰莫或考其利害者自怨自怒何損於病乎。○漢孔氏曰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欲徙是大

勸憂之道蘇氏曰勸憂猶言樂禍○漢孔氏曰言不徙無後計汝何得久生在人上禍將及汝呂氏曰遷都機會止有今日後將無日言將爲水所壞也○漢孔氏曰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蘇氏曰命汝一德一心也起穢者未能臭人先自臭也林氏曰穢惡也亦申臭厥載之義○漢孔氏曰言汝旣不欲徙又爲他人所誤倚曲迂僻蘇氏曰出怨言者或愚人爲人所使故告之曰恐人倚託乃身以爲姦迂僻乃心俾迷惑失道○漢孔氏曰迂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蓄養汝衆鄭氏曰續繼也蔡氏曰前告以汝何生在上謂不遷則有死之道也今告以迂續乃命于天謂遷則有生之道也○莆田劉氏曰邑居墊隘水泉瀉滷民之通患非君之私憂是時君民皆遷徙皆勞苦君軫民之患而民不恤君之憂故盤庚反覆告戒比之上篇尤切乘舟者期於濟弗濟則所載之物臭敗於中流矣行道者期

於至弗至則養生之具蕩析於半途矣胥沈言懷安必死於溺也曷瘳言胥怨何損於病也勸憂猶言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也有今罔後猶俗言有今日無明日也自鞠自苦自怒自臭言自作孽也倚乃身迂乃心言趨利避害當勇猛而決烈不當迴曲而前却也迴曲二字乃民心迷惑而然曰欽曰忱曰謀曰思皆自其心之迷惑啓迪之使之曉然更相告語去舊都至新邑溺者更生矣病者有瘳矣憂者怒者鞠者苦者皆樂業矣不遷之害如彼遷之利如此汝曷知所擇乎曰迂續乃命曰子豈汝威曰奉畜汝衆其意愈確審親切其言愈雍容和緩三代君臣相與如此視秦漢以下詔令不侔矣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

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  
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  
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  
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陳氏曰此以祖父之威靈感動之○漢孔氏曰言我  
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  
先人唐孔氏曰殷先世神明之君惟湯耳下高后先  
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

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薛氏曰勞讀如勤勞之勞謂勞之以遷也呂氏曰此告民故只說爾先蔡氏曰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義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能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漢孔氏曰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徙乎薛氏曰陳與新陳之陳同張氏曰民者高后之民自高后而言之故曰曷虐朕民○漢孔氏曰不進進謀同心徙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蘇氏曰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張氏曰對先后而言則已爲幼孫薛氏曰比比與比輔之比同與與蓼蕭所謂其德不爽之爽同蓼蕭以諸侯不貳於天子爲不爽此書以民貳於天子爲爽自上與洋洋如在其上同○漢孔氏曰勞之共治人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

人之心而不欲徒是反祖父之行言我先王安汝父  
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  
薛氏曰戕與戕賊之戕同呂氏曰前止言爾先此言  
祖父者蓋在位之祖父世有功於王室也我先王既  
勞乃祖乃父爾祖父既有功於王室今爾子孫正當  
共與我畜養百姓乃倡浮言以戕害百姓爾祖父必  
將以義斷絕汝矣。漢孔氏曰亂治也此我有治政  
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  
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  
子孫求討不忠之罪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  
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蘇氏曰亂政猶言亂臣  
具者多取而兼有之謂唐孔氏曰貝者水蟲古人取  
其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  
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  
二物言之王氏曰古以貝爲貨以玉爲寶後言貨寶  
互相備也呂氏曰此正當時有位者根本之病蓋民

只知懷土重遷其罪多在羣臣具貝玉而不肯遷耳  
張氏曰旣云丕刑又云弗祥者丕刑以人事言之弗  
祥以神事言之。唐孔氏曰不從君爲不忠違父祖  
爲不孝欲使從君順祖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其  
俗之善而導之反其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  
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貝玉爲戒此反俗之  
惡而禁之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  
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爲甚故盤庚  
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  
善而導之也。甫田劉氏曰上篇已有此論至此又  
再三申言之謂遷非已意乃我先后及汝父祖之意  
汝違我可也我先王其可違乎汝祖父其可違乎曰  
罪疾曰斷棄曰丕刑曰弗祥言必至之禍首及我次  
及汝也曰乃祖乃父告我高后說者謂商俗尚鬼假  
設是辭非也二孔以忠孝爲說其說甚正深味此章  
竊謂物本天人为本祖君民之分雖異而其情一也遷

國大事念昔先王與汝先人經營創造之艱今我與汝跋履暴露之勤生生之業悉爲區畫通君民爲一家合上下爲一心想聞其語者油然而動其君蒿悽愴之心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

按此章以忠孝爲說固正然須兼商俗嚴鬼神之意斯備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  
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莆田劉氏曰此結上文訓誥之辭。漢孔氏曰凡所言皆不易之事蔡氏曰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漢



孔氏曰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呂氏曰永敬者敬之工夫相接續也大恤者恤其大不恤其小也盤庚訓誥人之敬心已生顧其私而安土之念復動則敬心又散是暫敬而非長久之敬也顧惜貨財恤其小者耳終被水患生業不保是不恤其大也蘇氏曰遷國大事也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絕遠則殆矣○漢孔氏曰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留氏曰盤庚委曲詳論不曰舍汝之猷而曰分汝之猷不曰舍汝之念而曰分汝之念爾爾忘家公爾忘私吾固未遽責汝矣自今以始一爲已謀一爲國謀一爲已慮一爲國慮汝尚庶幾焉呂氏曰心本有中何待於設如孟子言求放心求生於放也人失其中故使之設耳○漢孔氏曰不善不道謂凶人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姦宄說見舜典呂氏曰暫遇謂時暫相遇於道路以人未必知遂行姦宄此道路中之

大病也。○漢孔氏曰：「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劓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蘇氏曰：「輕者劓之，重者殄滅之。」鄭氏曰：「易移也。」唐孔氏曰：「易種即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新邑。○漢孔氏曰：「自今以往，我用以汝徙長立汝家。」蔡氏曰：「往哉往新邑也。」生生說見前。陳氏曰：「前言安定，厥邦此言永建，乃家互文見意。」然篇終但言家，又以誘其樂從也。○莆田劉氏曰：「永敬大恤，即前所謂欽念以忱也。」無胥絕遠，即前所謂暨予一人猷同心也。汝分猷念以相從，即前所謂汝不謀長以思乃災也。丁寧告戒辭窮理盡，然後告之設中，乃心蓋人心各有中正之理，昔迷而今悟，昔違而今順，係乎此中之設與不設耳。旣順矣，旣遷矣，乃至有不順者，不道者，犯上者，奪人之貨者，是下愚不肖不可話言之人，然後殄滅之，刑加焉。曰：「往哉生生。」曰：「汝何生在上？」曰：「汝萬民乃不生生。」凡

三言之謂遷以利民非止利君也曰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曰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凡再言之謂將爲臣民建家非止爲國定都也字字句句起結相應昔人乃謂盤詰詰曲贅牙竊所未喻也

尚書纂傳卷十四中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十四下

元 王天與 撰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蔡氏曰此史氏之言。○漢孔氏曰定其所居正郊廟  
朝社之位新安王氏曰定居謂君有寢廟臣有邑宅  
民有廛里林氏曰正位者正臣民之位登進于朝而  
慰撫告諭之。○漢孔氏曰安於有衆呂氏曰上篇言  
王命衆悉至于庭蓋未遷時務在通達中篇言咸造  
勿褻在王庭蓋正遷時務在嚴肅此篇言綏爰有衆  
蓋已遷後  
務在撫安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  
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  
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  
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  
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  
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  
卜用宏茲賁

陳氏曰此先慰諭其民之辭。漢孔氏曰戒無戲怠  
蔡氏曰前言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又言迅續乃命

于天此復言懋建大命謂勉與天命自此始也陳氏曰建命猶孟子言立命○漢孔氏曰布心腹言輸誠以告志百姓說見堯典甫田劉氏曰前二篇無非出於心腹腎腸至此申言之者蓋君之情當表裏明白洞達不可有纖毫晦暗疑惑豈惟遷都凡事皆然○漢孔氏曰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陳氏曰盤庚未嘗含怒猶恐衆人之怒未釋○漢孔氏曰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古我先王說見上篇唐孔氏曰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前人久居舊邑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功矣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適於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君不爲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

功於我新遷之國也。○漢孔氏曰：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爲之。極林氏曰：蕩漂蕩也。張氏曰：極止也。罔有定極。如詩：靡有定止。○漢孔氏曰：言皆不明已。本心陳氏曰：震亦動也。震動動之甚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乎。○漢孔氏曰：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呂氏曰：亳，湯舊都。盤庚非特欲復湯之故業，將欲復湯之法度、紀綱。聖人所居風聲氣習，尚有可考求之，以爲治也。○漢孔氏曰：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葉氏曰：我當及此，以篤敬恭承民命，未遷言永，命旣遷言永，地命以天言地，以人言。○漢孔氏曰：冲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張氏曰：由用也。唐孔氏曰：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言已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善謀者皆欲遷都也。○漢孔氏曰：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張氏曰：非特

不廢人謀鬼神之謀亦所不廢故曰各非敢違卜言  
自遷都以至奠居未嘗不用卜將以大此賁飾王業  
之事也賁說  
又見大誥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  
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  
欽今我旣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  
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陳氏曰此勉諭羣臣使終始爲民之辭○漢孔氏曰  
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唐孔氏曰邦伯邦  
國之伯也師長衆官之長三公六卿也百執事謂大  
夫以下諸有執事之官也蔡氏曰隱痛也甫田劉氏



曰三篇皆視民疴瘵疾痛切身之意其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未必皆然故告之隱哉以感動之○漢孔氏曰簡大相助陳氏曰懋如懋官懋賞之懋簡如迪簡王庭之簡相如相協厥居之相我其懋汝簡汝相汝汝當念敬我衆謂念之而不忘敬之而不忽也○漢孔氏曰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鄭氏曰敢果鞠養也新安王氏曰貪墨之人損民益已不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屏而不用果敢恭敬鞠養民生者爲民謀慮使之奠居者此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叙而用之如式叙在位之叙欽而禮之如欽四鄰之欽生生說見上篇○漢孔氏曰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蔡氏曰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漢孔氏曰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

功德蘇氏曰總聚也莆田劉氏曰又拈起次篇貝玉之言以勵之曰不肩好貨曰無總貨寶可謂反覆告戒之至矣真氏曰廉雖小善貪乃大惡此盤庚所以有貨寶之戒陳氏曰自庸言以斯民之生生自用爲已責也生生說見上篇○漢孔氏曰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蔡氏曰式敬也敬布爲民之意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其賢矣哉孫氏曰一心者人臣成始成終之事故以永肩一心終之

○總說三篇意○唐孔氏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上中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旣遷後事○新安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小民下篇總臣民而告之

按此說近之然三篇中皆有告臣民之辭蓋盤庚本意在誥諭胥怨之民而其中責臣之意尤重者

以當時君民之情不通皆羣臣爲之間也去其間而後君民之情通通遷都之計定矣

○鄒氏曰盤庚三篇稱天者五所以立其信也稱先王者八所以遠其證也稱先后者三所以近其驗也稱卜者三所以示其公也稱心者十所以黜其私也稱生者三利而導之也廣譬曲喻者八理以喻之也然則盤庚之爲人亦切矣○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圯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誅之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世厲民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尚書纂傳卷十四下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纂傳卷十九上至下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錦

謄錄監生臣安宇樂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十五上

元 王天與 撰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漢孔氏曰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唐孔氏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漢孔氏曰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巖命說爲相唐孔氏曰巖是山崖之名。唐孔氏曰史叙其事作說命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總百官戒王爲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爲學之有益王又屬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

章史分序  
以爲三篇

說命

漢孔氏曰始求得而命之林氏曰此記高宗命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微子之命蔡仲之命之類後世命官制辭其原蓋出此  
○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旣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  
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  
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  
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

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  
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蔡氏曰史氏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叙事始如此○  
漢孔氏曰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王氏曰宅憂  
居喪也朱子曰舊說以亮陰爲信默鄭氏於禮記又  
讀作梁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其義  
則古今言殊不可曉矣○漢孔氏曰除喪猶不言政  
許氏曰免釋也○范氏曰在朝無不諫故曰咸諫○  
漢孔氏曰知事則爲明智明智則能制作法則朱子  
曰知猶識也林氏曰天生斯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  
覺覺後覺明哲者先知先覺之人也實爲法則於天  
下○漢孔氏曰天下降待令百官仰法陳氏曰爲天所  
子謂之天子式即法也作之謂之則承之謂之式○  
漢孔氏曰稟受令亦命也陳氏曰王有言則爲命而

作則不言則臣民無所稟令而承式之矣上行之爲  
命下稟之爲令○漢孔氏曰用臣下怪之故作誥我  
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不類說見太甲中呂氏  
曰自古聖賢皆於恐懼用工恐德弗類入聖作德之  
門也○漢孔氏曰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  
教呂氏曰恭默者用志不分也思道者沈潛思慮玩  
索天下至理之所在也真氏曰此一語最宜深玩非  
獨人主宅憂之際當然學者平居求道亦所當然程  
子曰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  
夢此理之常或問高宗徃求說耶說來入夢耶曰譬  
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徃照物亦非物來入  
鏡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先知不善亦先知范氏曰中  
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高宗之  
夢蓋誠之形而心之神也或問高宗因思夢說得無  
近怪矣乎朱子曰精誠之極可與天通此感應之常  
理耳古之孝子固有得鯉於層冰得筍於深冬者人



皆以爲孝誠所格何獨於夢說而疑之耶叔孫穆子之夢豎牛事亦類此但高宗誠其思故夢亦誠叔孫邪其思故夢亦邪耳蘇氏曰史記曰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蓋非直以夢而已○漢孔氏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蔡氏曰審詳也○漢孔氏曰傳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所夢之形或問傳說版築亦讀書否朱子曰不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漢孔氏曰於是禮命立以爲相使在左右蔡氏曰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子云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之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

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  
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  
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黃氏曰此高宗青說之教誨。漢孔氏曰言當納諫  
誨直辭以輔我德。呂氏曰朝夕者工夫相續而不間  
斷也。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新安  
王氏曰訓教曰誨。不曰諫而曰誨。蓋屈已以求教也。  
林氏曰古者置相非特統百官均四海。蓋將使之輔  
其君之德。高宗命說不及政事而首言納誨。輔德可  
謂先立乎其長者。漢孔氏曰鐵須礪以成利器。礪  
說見禹貢。漢孔氏曰渡大水待舟楫。鄭氏曰巨大  
楫。權也。漢孔氏曰霖以救旱。唐孔氏曰左傳云凡  
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林氏曰此若詩人所謂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但舉一句亦足見意或者遂從而爲之說以爲每句皆有所託如王氏謂作礪使治已作舟楫使濟難作霖雨使濟民呂吉甫謂作礪舉一已而聽之作舟楫舉一國而聽之作霖雨舉天下而聽之皆附會穿鑿不足取○漢孔氏曰開汝心以沃我心蔡氏曰沃灌漑也陳氏曰啟乃心開心見誠也沃我之心如水之沃潤萬物有漸漬漑灌之意古之大臣所以格君心者非一日之積蓋有沃潤之漸矣○漢孔氏曰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唐孔氏曰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司馬氏曰高宗命說云云蓋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是以人君夙夜求言惟懼不得聞○漢孔氏曰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爲已視聽鄭氏曰足無履曰跣傷損也呂氏曰高宗本明哲之君自處乃若無能者倚說爲兩目一時

不可無說也。其望說又甚於前矣。○漢孔氏曰：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林氏曰：說爲相統百官，則百辟卿士而下皆其屬。○漢孔氏曰：言匡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張氏曰：先王高宗以前之賢王，高后則湯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高宗，命說納誨，輔德反覆譬喻，必至康兆民而極可謂知人君之職矣。○漢孔氏曰：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蔡氏曰：命即上文所命。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黃氏曰：此說勉高宗之聽從。○蔡氏曰：答欽予時命之語。○漢孔氏曰：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朱子曰：繩引繩彈墨以取直者，今墨斗繩是也。蘇氏曰：說以匹夫得政王虛心待之如此，意必有高世絕人之謀。今

其復王者曰從諫而巳大哉仁人之言約而至也唐太宗中主也然所以致刑措去聖人無幾者特以從諫而已說以爲此一言可以聖也故首進之以太宗觀之知從諫之可使狂作聖也○漢孔氏曰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呂氏曰主聖則臣直此又充高宗受諫之量高宗本欲求之臣說乃使求之已也

尚書纂傳卷十五上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十五中

元 王天與 撰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惟說命總百官

漢孔氏曰在冢宰之任唐孔氏曰惟傳說受王命總百官之職史特標此句爲發言之端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  
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  
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

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  
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  
神則難

陳氏曰此章皆言憲天聰明之事。○漢孔氏曰天有  
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  
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立君臣上下龜山楊氏曰  
明王不以私智自用循天理而已所謂奉若天道也



唐孔氏曰建邦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名后王君公人君也大夫師長人臣也周禮立官多以師爲名師者衆所法亦長之義大夫以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漢孔氏曰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蘇氏曰古之言天者皆言民民不難出其力以食諸侯卿士以養天子者豈獨以逸樂之哉將使濟已也此所謂天道也○漢孔氏曰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以從上爲治呂氏曰天聰明止是自然道理傅說欲充廣高宗之明哲使之廣大無窮故教高宗於憲字下工夫黃氏曰域中有四位曰天曰君曰臣曰民是四者相須而爲治者三退聽而待其治者一天也君也臣也者相須而爲治者也民也者退聽而待其治者也天以民爲心君以天爲心臣以君爲心轉相係屬缺一不可○漢孔氏曰甲鎧冑兜鍪也

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鄭氏曰羞猶辱也言語輕出則有起辱之患唐孔氏曰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鎧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漢孔氏曰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戈戟也王氏曰衣裳命服也上曰衣下曰裳蘇氏曰笥篚皆所以盛衣裳幣帛者也上曰衣下曰篚以賜下曰笥唐孔氏曰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方言又云戟楚謂之子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但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朱子曰惟口起羞以下四句皆是審應氏曰曰甲冑又曰干戈以兵事尤重也○漢孔氏曰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三山陳氏曰明字極重察於此而蔽於彼皆未足謂之明王氏曰四事乃爲天下之大者得其大則小者從之故曰乃罔不休○漢孔氏曰

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張氏曰治亂不在天下而在庶官庶官所以造治亂也○漢孔氏曰不加私昵惟能是官言非賢不爵唐孔氏曰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所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能謂才用賢謂德行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是賢能爲異耳陳氏曰官以職言若虞九官周六官是也爵以位言若公卿大夫士是也新安王氏曰昵親狎也惡德猶凶德○漢孔氏曰非善非時不可動陳氏曰合於理之謂善當其可之謂時呂氏曰作事固欲從善必得時措之宜如貢之法非不善在夏之時則善周用之則非宜矣○漢孔氏曰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陳氏曰有存於中矜發於外人之功善纔萌少有矜心則滿

滿即日退雖有功善俱喪之矣功由能所致故曰矜其能喪厥功。漢孔氏曰事事非一事鄭氏曰備防備也張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爲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爲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漢孔氏曰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漢孔氏曰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林氏曰明皇寵安祿山以基漁陽之禍所謂啓寵納侮漢武爲竇太后置酒宣室引納董君以東方朔之諫更置酒北宮所謂恥過作非。漢孔氏曰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蔡氏曰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漢孔氏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鄭氏曰黷猶褻也煩通作繁數也。陳氏曰以高宗伐鬼方典祀豐昵二事推之

則說所言未必不有爲而發然此二事皆在高宗親政後說一見知其未形之過而先戒之蓋先見於其微矣○呂氏曰天之聰明至公無私君憲天則與天一也惟口起羞至事神則難皆憲天聰明之條目也又曰老子之談聰明多於虛空言之但云吾心湛然而已聖人之論聰明皆求之於實惟口起羞以下皆事爲之粗也天下之理本無精粗粗者不蔽而精者洞然矣每事知所戒非聰明之大者乎○蘇氏曰傅說之言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豈獨以訓武丁哉真氏曰朱子嘗言伊傅之言雖爲告君而發然人人皆可玩味無不切於己者亦蘇氏藥患之意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蔡氏曰此高宗贊傅說之所言○漢孔氏曰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陳氏曰服謂其言可以佩服○

漢孔氏曰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  
陳氏曰此二語蓋贊美其言之可行耳非於此方求  
其言者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  
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蔡氏曰此傳說勉高宗之所行。漢孔氏曰言知之  
易行之難以勉高宗程子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固  
也然知之亦自艱如人欲往京師必是知出那門行  
那路然後可往若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  
古非無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此知之亦難也唐漢  
張氏曰知者聖凡之分也豈可易云乎哉說之告高  
宗高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非知之  
者有此乎此舊學甘盤之所得也知之非艱說意亦

曰雖已知之此非難事貴於身親實履之此爲知之者言也若高宗未克知而告之曰非知之艱則說爲失言矣朱子曰知之與行如車兩輪如鳥兩翼缺一不可又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漢孔氏曰王心誠不以行之爲難則信合於先王張氏曰高宗以誠爲主何患於行之難乎董子所謂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者是也成德說見伊訓○漢孔氏曰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蔡氏曰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而將進其爲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尚書纂傳卷十五中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十五下

元 王天與 撰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  
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  
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  
克邁乃訓

陳氏曰此高宗資說以願學之事。○漢孔氏曰甘盤  
殷賢臣有道德者唐孔氏曰舊學甘盤謂爲王子時

也君爽篇周公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蓋甘盤於  
小乙之世已爲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漢孔氏  
曰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自河往  
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蘇氏曰武丁爲太  
子學於甘盤即位而甘盤遜去隱于荒野武丁使人  
求之迹其所往則居河濱自河徂亳不知所終武丁  
無與共政者故相說也舊說乃謂武丁遜于荒野武  
丁爲太子而遜決無此理遜則如吳太伯豈復立也  
哉學者徒見書云高宗舊勞于外故以武丁爲遜小  
乙使武丁勛勞于外以知艱難決非荒野之遜也○  
漢孔氏曰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通達陳氏曰高宗  
於說必言誨言訓者蓋以師禮待之訓志猶格心也  
○漢孔氏曰酒醴須麴蘖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鹽  
鹹梅醋羹須鹹醃以和之朱子曰醴酒名周官五齊  
二曰醴齊註云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鄭氏  
曰麴米麥蘖總名蘖牙生穀和羹味之調節也范氏

曰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之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大苦蘖多則大甜麴蘖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漢孔氏曰交非一之義言我能行汝教陳氏曰交修交相修正之也應氏曰罔予棄者非必舍而去之也言而不盡誨而或倦是即有厭薄鄙夷之心矣呂氏曰予惟克邁乃訓高宗蓋舉前言惟說不言有厭咎之意以感發之說前日恐高宗不能行耳今高宗謂我能行汝訓汝而不言汝之咎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

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陳氏曰此傳說論學爲王者事而以成湯望高宗。漢孔氏曰王者求多聞以立事王氏曰王人猶君人也真氏曰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蓋致知所以明理理明則見之行事者舉而措之耳此求多聞建事之意也古者學與事爲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爲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爲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爲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未嘗有無事之理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有無事之理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有無理之事也深味傳說之言則

古先聖王之正傳可識矣。漢孔氏曰學於古訓乃有所得。蔡氏曰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漢孔氏曰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理。林氏曰秦焚詩書不師古始自以爲萬世之業而二世以亡此不克永世者也。○漢孔氏曰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蔡氏曰遜謙抑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真氏曰凡人之害於學者驕與怠而已。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敏則不怠。呂氏曰來者源源自生之意如井之泉愈汲愈來。○漢孔氏曰信懷此學志則道積於其身。真氏曰積聚猶積善之積。今日造一理明日又造一理。今日進一善明日又進一善。持久不替則道積於身。身即道。道即身。渾然無間矣。○漢孔氏曰數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呂氏曰教人與受教者其工各半如師舉一隅學者

當以三隅自反師告諸徃學者當以來者自悟聖人教人多引而不發上一半固賴提指之力下一半必自用工蔡氏曰言教人居學之半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或云受教亦曰數數於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爲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實無此險巧此蓋後世釋教機權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真氏曰學記云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彊也故曰教學相長也蔡說與學記合然呂說亦有意味且與下文念終始典于學相屬未見其爲奇險姑並存之又曰不言始終而言終始者學無止法也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修者以理言之是謂道以所得言之是謂德非有二也孫氏曰德修罔覺董子所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漢孔氏曰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呂氏曰前數語皆收在此句旣言學於古訓又言監于先王先王不能違是學後世豈可違先王故曰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無愆極難舜德可謂盛矣臯陶止曰帝德罔愆○漢孔氏曰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又使列衆官史氏曰王雖有志於學尚恐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欽承之際敢不招俊又列庶位乎是以祖己之徒得以進也然則傳說豈固寵而蔽賢乎陳氏曰列布也人君莫大於務學宰相莫急於用賢真氏曰六經至此始言學字學之一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傳說始言之遂開萬古聖學之源其功大矣哉

按學字義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亦已久矣真氏曰世人多言帝王之學與儒者不同不知學者之言也凡學便當講求王者之事大學自格物致知至於治國平天下天子至庶人皆所當學豈以位爲間哉揚子此言有可取者朱子曰學無非事事無非學

張子曰爲學大益  
在自求變化氣質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  
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  
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  
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  
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陳氏曰此高宗論致君澤民之事而以伊尹望傳說  
○漢孔氏曰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鄭氏



曰仰舉首瞻望也風說見大禹謨○漢孔氏曰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蔡氏曰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爲喻繼以麴蘖鹽梅爲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爲喻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王氏曰期說之良期已之聖至是其相期者亦遠矣○漢孔氏曰保衡伊尹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唐孔氏曰保衡阿衡俱伊尹也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陳氏曰湯學於伊尹湯之爲聖乃尹興起而作成之也○漢孔氏曰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故成其能鄭氏曰愧即恥也○漢孔氏曰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爲己罪○真氏曰周子云伊尹恥其君不若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幸學者當志伊尹之志竊謂學者口不可一日不誦此言心不可一日不存此念○漢孔氏曰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于天無能及者烈祖說見伊訓陳氏曰格感通之也○漢孔氏曰爾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

尹同美呂氏曰明保者明白一心以保佑我也蔡氏曰傳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允協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漢孔氏曰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朱子曰惟后非賢不又言人君必任賢而後可以致治也惟賢非后不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高宗之本意如此按君必資賢之能治賢亦在君之能養高宗切切於養賢以任治而非謂爵祿可德色於賢者也朱子此說得之矣

○漢孔氏曰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蔡氏曰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漢孔氏曰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趙氏曰前言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今云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蓋方求諫之時則貴乎廣故舉衆以稱之至於阿衡之事業則傳說當躬任其責故稱已以言之



尚書纂傳卷十五下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十六

元 王天與 撰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  
彤日高宗之訓

漢孔氏曰耳不聰之異雉鳴唐孔氏曰經言彤日有  
雉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  
足之陳氏曰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鬪  
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呂氏曰災異有二等  
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絕不通至過惡彰著始出災異  
以警懼之其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至誠與天地萬物

爲一體或有少過雖情性之差亦有災異其災異之應常速高宗憲天工夫幾與天通故微有過失而飛雉之變隨見○漢孔氏曰賢臣也以訓導諫王○唐孔氏曰史叙其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 高宗彤日

唐孔氏曰此篇亦是訓也  
○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唐孔氏曰史錄其事以爲訓王之端○漢孔氏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繹於彤日有雉異孫氏曰彤有相尋不絕之意繹則取其尋繹而複祭也○漢孔氏曰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唐孔氏曰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其黨王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

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蔡氏曰格猶格其非心之格  
祖己言當先格王心之非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  
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  
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  
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  
德乃曰其如台

蔡氏叙章指見上文○漢孔氏曰祖己既言遂以道  
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林氏曰天監視下民  
其禍福無常惟常主於義耳○漢孔氏曰言天之下  
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天民民自不  
修義以致絕命鄭氏曰短折曰天林氏曰高宗之祀  
意者有祈年請命之意如漢武之於五時八神歟故

祖己先論壽天之理以義爲主眉壽不可以禱祠而得天折不可以禳禱而延惟能常厥義雖不祈年之永而自永矣蔡氏曰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言也○漢孔氏曰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己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永永蔡氏曰孚命者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也祖己意謂數祭豐昵徼福於神不若德也黜于祭祀傳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雖雖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高宗當因雖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也○漢孔氏曰祖己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新安王氏曰承上文言天既孚命以正其德矣民乃曰欲如我之願是猶僥倖於獲福避禍也亦愚矣

按其如台三字商書凡四見孔氏之說頗合但乃曰非祖己之言合依王氏說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庥典祀無豐于昵

蔡氏叙章指見上文。○漢孔氏曰昵近也。嘆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林氏曰王之所職在於敬民。民父天母地以生無非天之庥嗣。故當敬之也。應氏曰或謂高宗昵於近親。薄於祖廟。故有鼎雉之異。夫高宗仁賢之君。厚父薄祖。豈爲之乎。祖己之意。特謂王能敬民。即所以敬天而佑助之。理在其中。不必區區厚於祖考之親。以徽意外之福也。○呂氏曰傳說戒高宗黷祭。高宗既領其言曰。旨哉。又許以克邁。乃訓其後。乃復有此病。蓋人之氣質偏厚處最難變化。方知行之果艱也。

○總說一篇意。○蘇氏曰高宗彤日之祭。野雉鳴於鼎耳。此爲神告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己謂先

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修人事數祭以媚神此失之大者故祖己先格而正之或者謂天災不可以象類求夫書曰越有雉雉足矣而又記其鳴於耳非以耳爲祥乎人君於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儆之今日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則已矣爲國之害莫大於此真氏曰蘇氏所謂以象類求者謂洪範五行之說也鳴不於他而於鼎耳蓋鼎者祭祀之器耳主聽聽不聰則災孽生焉漢儒之論災異大抵如此成帝時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臺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府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御史大夫王音進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主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問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類拘執

者得無人爲之音對曰安得此亡國之語不知誰主  
爲此佞諂之計誣亂聖德如此漢去三代未遠一推  
之異君臣相倣  
如此故附著焉

○說高宗之訓○漢孔氏曰所以訓也亡林氏曰逸  
書與見存之書同序者若肆命祖后與伊訓同序高  
宗之訓與此篇同序伊訓篇末加肆命祖后四字以  
見篇次當在是而遭秦火之逸也若以此為例則此  
篇之末當更有高宗之  
訓四字蓋世久而失之

尚書纂傳卷十六